

中国十大

禁书

姑妄言

禁书



责任编辑 胡 峰

封面设计 冯 强

中国十大 禁书

ISBN 7-80595-718-5



9 787805 957185 >

ISBN 7-80595-718-5/G.194

定价:1280.00元(全十二卷)

中国十大禁书

姑 妄 言

原著 清·曹去晶

(上)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姑妄言; (清) 曹去晶;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2.12

ISBN 7-80595-718-5

I. 姑… II. 曹… III. 长篇小说-中国-清代 IV. I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6368 号

中国十大禁书

远方出版社出版

(呼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9 字数: 400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ISBN 7-80595-718-5/C·194 全 12 册定价: 1280.00 元

目 录

- 第 一 回 引神寓意 1
借梦开端
- 第 二 回 钱贵姐遭庸医失明 27
竹思宽逢老鸨得偶
- 第 三 回 瞽女矢心择婿 56
虔婆巧说迎郎
- 第 四 回 梅子多情携爱友乍入烟火 85
钟生无意访名娃初谐鱼小
- 第 五 回 谄胁小人承衣钵为衣食计 117
膏粱公子仗富势觅富贵交
- 第 六 回 羸氏贪淫为淫累始改淫心 147
贼秃性恶作恶深终罹恶报
- 第 七 回 凶淫狱卒毙官刑 180
奸险龙阳遭暗害
- 第 八 回 贾文物借富丈人力竟得甲科 210
邬帮闲迎宦公子意走邀富贵
- 第 九 回 邬合苦联势力友 240
宦萼契结酒肉盟
- 第 十 回 狂且乘狂兴忆高官 272
美妓具美心讥欲客
- 第 十 一 回 宦萼逞淫计降悍妻 299
候氏消妒心赠美婢
- 第 十 二 回 钟情百种钟情 322
宦萼一番宦恶

第十三回	铁氏女水陆二路齐行 童自大粗丑两鬓并纳	349
第十四回	多情郎金马玉堂 失贞妓洞房花烛	378
第十五回	恶少改非 仙言疗妒	405
第十六回	钟丽生致仕归 古城隍圆宿梦	429
第十七回	童自大舍贵粮救苦赈流民 少林僧传异术为欢娱胖妇	464
第十八回	崔命儿害人反害己 童自大得寿又得儿	495
第十九回	宦公子积德救娇娃 向惟仁报恩酬爱女	512
第二十回	受恩百姓男女感洪仁 积德贤郎父母膺上寿	550
第二十一回	史司马为国忧民 贾进士捐赀杀贼	584
第二十二回	李闯贼恃勇败三军 史兵部加恩酬众将	613
第二十三回	梅孝廉决意辞名 钟员外无心逢侄	645
第二十四回	小狗子败子竟回头 钟丽生神龙不见尾	680

第一回 引神寓意 借梦开端

话说前朝有一奇事，余虽未曾目睹，却系耳闻。说起来诸公也未必肯信，但我姑妄言之，诸公姑妄听之，消长昼祛睡魔可耳。你道此事出自何时？系当日万年历间。南京应天府有一个闲汉，姓到名听，字图说。家住早西门内。他上无父母，中鲜兄弟，孤身一人，不事家产，终日无所营为，只在街市闲游，惟以听新闻说白话为事。他有一件奇处，古人是过目成诵，他却是过目而不忘。每常听人说甚演义，千言万语，能一字不遗。他相识甚多，说鬼话之名遍于一城。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号，叫做毛空。

一日，他在街上闲行，遇着四五个人，说着闲话走来。内中有二三个认得他，便一把拉住了：“你说个白话我们听。”他故意匆忙之态，挣着要跑，道：“我今日有要紧的事，不得闲，改日来说罢。”那人拉住不放，道：“你有甚么事，对我说了，才放你去。”到听道：“方才几个朋友说，莫愁湖近日出了许多鱼，他们都借网打鱼去了。我回家去取个筐子，要些来下酒。”说完，忙忙挣脱跑支了。众人信以为真，商议道：“我们何不大家去看看，倘有孰人在那里，落得要些来吃。”遂兴兴头头一齐走出水西门，到了莫愁湖。惟见烟水茫茫，菰莼布满，半个人影俱无，方知为他所哄。及至走了回家，鱼不曾得了一个，反走得通身是汗。改日遇见他，说地道：“莫愁湖何尝有鱼，你怎要我们空走一回？”到听道：“你们原拉着我，叫我说白话。我说的就是白话了，谁叫你认真？”众人大笑了一场。

偶然一日，他四处游荡，天色将晚，无可图哺啜之处，意欲归家。不意在途中遇见相好的一个酒友，邀他到酒市中坐下。要了两碟子小菜，沽了两壶药酒，二人对酌。说了些无稽的白话，谈了些脱空的俚言，豁了几件无径的拳，唱了几句无腔的曲。多饮了几杯，陶然大醉，遂辞了那朋友回来。酒醉路黑，一路踉踉跄跄，走到古城隍庙前，一时酒涌上来，见庙门半掩半开，就走入门内，倒在侧边泥马足下，不觉睡去。直至三鼓，因遍身僵冷，方朦朧少醒，似梦非梦。见殿上灯烛辉煌，正居中坐着一位衮冕王者。傍侍许多官吏，夜叉鬼卒，罗列庭下。到听知是神道显灵，吓得汗流浹背，不敢喘息。遥闻得如神问事状，侧耳而听，偷目而视。只见一个黑脸虬髯的判官，上前禀道：“地府十殿阎君遣崔判官，赍到册籍并若干人犯，送大王发落。”那王

中国十大禁书

道：“叫他过来。”随见一个面目圈胡、红袍乌帽的神道，在檐下参见华，立起禀道：“地狱中夏商周三代以前，并嬴秦时所有轻重罪犯，皆以断讫。自汉室初兴起，从大王归神以后，以至唐宋讫今明朝之嘉靖末，将二千年来，人心不古，犯重罪者甚多。汉朝如王莽、董卓、梁冀、曹操之流，唐朝如李林甫、安禄山、卢杞、朱泚之辈，宋朝如王安石、贾似道、蔡京、童贯之徒，明朝如胡惟庸、汪广洋、蓝玉、宸濠之类，有应堕畜道者，已久矣送转轮托生；有永沉地狱者，皆发十八司受种种之罪孽；尚有许多疑案，至今尚未能结。昨地官大帝奉天玉帝旨，到阴府查核，狱中有沉滞者，可速了结，因查得各种疑案，命小神将册籍并犯人送到大王台剖决。”王笑道：“森罗殿上，业镜分明。况且十殿阎君，皆冰心铁面，有何持疑不决之处？”那神又禀道：“人在世间所犯罪戾，或轻或重，有一定之律，自易分割。阴府断事，必须情罪俱当，才称得铁笔无私。比不得阳官，胡胡涂涂，可以任己心行事。诸案中有一种罪，实轻而情颇重者，又有情可恕而罪难道者，因此故难下笔耳。”王又笑道：“这有何难？罪轻而情重者，荣其身而罚于后；情轻而罪重者，亦就其事而断之。何难之有？你将一起起文卷并人犯挨次呈来，听我分割。”那神呈上一册，道：“此董贤父子一案。”只见一个老儿，一个婆子，一个美男，一个美妇，齐跪阶下。王问那神道：“董贤罪犯甚实，有何疑处？”那神禀道：“董贤父子，若谓蛊惑朝廷，几危社稷，则罪擢发难数，然而实未尝杀人害人。若与操、莽等同科，似乎太过。若从轻议处，又无以为后来者戒，所谓罪轻而情轻者以此。”王怒道：“董恭夫妇不能训子以义方，反藉子之声势赫奕一时。今把他托生，仍做一个富家翁，还借他族间之声势，享用五旬，可不偿还他不会害人的好处么？却使他妻子淫人而假种，虽有子而绝其嗣，这就暗暗的报应了，死后发阿鼻受罪，岂不完他的宿孽么？至于董贤，冶容眩色，几至汉哀帝那昏君有禅代之事，以须眉丈夫而效淫娃举动，情已难恕。且将妻子亦以奉朝廷而博宠荣，此又以龙阳而兼龟子者也。尚列衣冠，晋位司马，更令人发指。仍着他与董恭为假子，使之带一暗疾，专善人淫。其妻以妇人而不知三从四德，乃献媚要君。今还托生为妇人，与董贤仍配为夫妇，授以不男不女之形，奇异宣淫，后使不得其死，以报其夫妇之罪。使他享福者，情轻之敌；受恶报者，偿罪重耳，岂非两得乎？”因问那神道：“我断得是么？”那神道：“大王金判不但小神钦服，即董恭父子夫妇亦无容我多喙矣。”王吩咐鬼卒道：“此地有一牛姓，两代刻薄成家，素性阴贼良善。可使董恭为彼真子，董贤为其假孙。董贤虽有多个男，俱非真种，后同归于尽，绝其后而两报之。牛董二家同结此公案可耳。董恭之妻，托生苟姓，仍与作配。”喝一声下去，寂然不见。那神又呈上一卷，就有一个金貂少年，一个珠冠美妇跪下。王看毕，问道：“曹植与甄氏罪状显然。当年萧何之律

法三章，不足为据，以今日之大明律断之，叔嫂通奸者，绞。更有何疑？”那神道：“二人私心相爱则有之，然而实在奸情则未有也。况曹植曾为遮须国王，甄氏亦为洛浦仙妃。欲重拟以而不敢，欲轻拟以则不可。所谓情重而罪轻者，故疑耳。”王勃然变色道：“是何言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普六茹坚云：‘岂天子儿另有一律耶？’阳间断罪以事，我阴曹断罪以理。曹植、甄氏虽未成奸，诛其心，岂不欲奸者耶？那一篇《洛神赋》就是他的罪状了，非我以莫须有三字加人以罪也。曹植以才美如斯，甄氏已贵为皇后，尚复如是，故罪比愚夫愚妇未成奸者加一等。要说他一为国王，一为仙妃，只可势利凡夫，我这里顾他不得。曹植以如此才华而无行，今着他托生为一美男儿而仍无行，但他生为王死为王，使之为民太卑，令其为官不可，叫他去做个假道姑，庶乎不贵不贱。甄氏初既不能死节于袁熙，后又失贞于曹丕，既云他是仙妃，再世可为佛女。我看得有一兰姓夫妇，广信佛法。佛法岂为不好？但佛门中所当行之善事甚多，彼以一己之愚，惟以养僧贍道为善。敦不知道僧道中十无一良，故罪比不信佛法者加等。甄氏使为之女，败坏门风，与曹植苟合，以了前缘，皆死非命，以正有服通奸之罪。”那神禀道：“小神闻得斋僧布施，功德无量，与恒沙河等。而大王如此断之，小神不知其中所谓，望大王谕之。”王道：“人在世间，当行之善事不一。如文昌帝君《阴骘文》云，‘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百人往来之桥’，种种甚多。即如去道傍之一石一木碍人道路者，何非善事？能力行不倦，自可获福无穷。若只认愚迷，惟以斋僧布施为事，果能供养高僧，自然邀福不浅。但如今这些和尚能持戒律者，千百中能有几人？他处无可奈何之际，只得暂守清规，你反斋之给之，助他贪淫嗜酒，破戒行凶。在人家所不忍为者，彼竭力为之，岂非以油添火乎？巷虽由彼，而助彼为虐者，非此而谁耶？韩昌黎云，‘人其人，火其书’，同此意耳。”神道：“大王尊谕，真闻所未闻，开小神茅塞多矣。”王顾左右道：“将些案人送到转轮王处交割，再将袁熙托生为藺馥之子，使曹植、甄氏皆死于彼手，以了前孽。”鬼卒答应一声，带了去了。王又道：“还有何案？”神道：“汉家只有此二件，唐室甚多，尚求大王区画。”王道：“把唐家的人犯全带上来。”就有许多男妇在丹墀跪下，那神指着一个标致少年禀道：“此张昌宗也，求大王判之。”王神目一睁，呵呵笑道：“莲花似六郎者即尔耶？”又忽然大怒，高声喝道：“尔烝淫母后，已罪不容于死矣。武曌久沦苦海，不必再议。尔尚可末减者，以武氏之淫，不成其为母后者耳。然而尔之罪，亦不容缓，不意尚得悠游地狱也。”命鬼卒道：“杨国忠本他之遗孽，又几坏唐家。可押他去，仍与杨姓为子，姓其子之姓，为龙阳一世，以偿臣主宣淫之罪，后残废不得其死。前生面似莲花，再世遍体杨梅，死后再堕抽肠地狱，庶可消此忿恨矣。”王又指着一个道：

“这是谁？”那神道：“这便是昌宗之兄张易之也。”王点头道：“他之罪与昌宗等耳。也着他为龙阳，死于非命，足以报之矣。可押去龙家为儿。”那神又指着一男一女道：“此武三思、韦庶人也。三思一禽兽者流，韦氏一淫鸨者匹。此可谓罪为次而情难道者，愿大王察焉。”王作色道：“你阎君太觉迂阔了。武三思不但与臣子而杀二母后，且以侄奸姑，罪尚何言？韦氏以母后而下淫，且鸩夫而杀子罪更甚焉。姑以无知之淫娃，生为下流之淫鸨。今著三思为竹姓之子，始篋片而终龟，以酬邪愿。有一竹清夫妇，吝刻异常，宜生此子，荡产破家。韦氏罪为郝老鸨。初为妓女，为多人妻，以偿淫孽。后逢思宽，以完后爱。配为夫妇者，非遂其淫心。使之一以贪淫而亡，一以好淫而毙，死后均下刀山地狱，足以报之矣。”那神在旁不住点头，暗暗赞是。王又指着一个宫娥，问那神道：“这是何人？”神禀道：“上官婉儿。”王道：“你父上官仪为唐室忠臣，尔不思父为武氏所害而恨，反与三思通淫。你初生时，谓你能权衡天下的人才。这番行事，大约就是你的权衡了。你又勾引韦氏与三思私淫，不但不孝，而且不忠，罪当云何？”婉儿道：“妾父为武后所杀，籍没人为宫婢，切齿之痛，宁不思报？但武后一世之雄也，妾何能为？因仇无可复，故诱三思，以淫韦氏，假手以死中宗，为父报仇耳。望大王上察。”王笑道：“其然，岂其然乎？果如尔说，你就不该与三思通淫了。我跟前岂容你巧辨！叫鬼卒押他去火宅，托生为女。今姑示薄罚者，以汝之罪尚有可原。此去若能改过，来时再一堕畜道，以偿勾引淫主之罪。轮回再转，便得善地受生。若淫心不改，仍通三思，即为三思淫死，则难拔苦海矣。押去！”鬼卒答应一声，带去了。只见一个人高叫道：“大王，我是杨再思，别无过恶，不过善于逢迎。阎王说我罪轻情重，系狱千余载，求大王爷超拔。”又一个妇人叫道：“我虢国夫人杨氏，也无大过。阎王道我恃美奢淫也，人罪轻情重案内，至今未得超生，求大王矜悯。”王笑道：“杨再思，你虽无大过，但赞昌宗‘莲花似六郎’一语，可谓谀丑之至，也就遗笑千古了。杨氏恃一时这宠，奢淫侈欲，无所不为。彼时人道你‘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扬汝耶？抑汝耶？你二人昭昭史册，可谓遗臭万年矣。虽然，皆犹可恕。杨再思再生为邬合，使为天阍，虽名曰阳，而毫无阳气。以你生前虽系男子，而柔媚如妇人耳。为一世帮闲，以完其善谀之性。杨氏即为尔之妻，贪淫而可淫，既得淫而又苦于淫，后因创于淫而息其淫，来世或可为不淫之人耳。带去！”方才带过，那神又禀道：“这是杨国忠同妻子裴氏。”王睁目大喝道：“国忠以奴隶之才，借妹氏而邀相位，逼禄山反，以危唐社。裴氏假云梦合而生子，汝愚国乎？欺鬼神乎？速押去！”国忠为嬴氏之子，梨园而龟，裴氏为阴家之女，戏旦而妓。国忠向借妃妹之荣而致相，今戏台上，官儿时时任做。裴氏有多夫之乐，那巫山梦也不必再寻了。王忽

然呵呵笑道：“妙哉！虢国前为伊妹，今复为伊女，仍站门楣，可谓夫是妇、是父是女了。去罢！”一阵阴风，三人皆无影响了。那王向下一看，见一人个肥美妇人，翬翟之服，如后妃装束，颈垂素练。王笑道：“你寿王配耶？抑杨太真耶？李三郎妃耶？安禄山母耶？卫宣之新台遗臭，其媳尚未偶其子，犹万世所讥讽。汝既久为寿邸之配，又为李三郎之妃。在他父子聚麀，已非人类，贵为天子，为家奴李辅国所弑也，就算现报了。你一个妇人，竟肯叫他父子同门，也就无耻之极矣。你今日若见寿王，将置身于何地？况反妒梅妃，又私禄山，言之令人污颊。以你所为，当堕畜道才是。”只见那妇人辩道：“古人云：‘为人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妾一妇人耳，焉能自主？明皇以君父之尊，欲下淫儿妇，我如何敢拗？至于禄山一事，更有下情，求大王谅之。我一个青春少妇，与寿王正是佳偶。明王一个鸡皮老翁，将我占去，所谓不敢言怒者是也。我之私禄山，正是为寿王雪忿耳。不然，这样三百六十斤的一个大肚皮胡汉，那被底风流就有限了，有何可乐？有何可爱？至于妒梅精一事，又系妇人之常，不得深责于我。况马嵬一缢，惨痛非常也，可以相准了。”王道：“也罢，你还去托生做一个美妇。你生前既是不后不妃，今后仍做人之不妻不妾。你憎李三郎是个鸡皮老翁，你还去配一个鹤发老叟。你生前做了一场假道姑，今去做一个真秃尼。你能替心释典，革去淫心，尚得好死。若仍纵淫不戒，就使你淫乐而亡。虽然比马嵬受用些，再来却难免地狱之苦了。且带过一边。”那神指着一个峨冠博带的人道：“此祝钦明也。”王微哂道：“五经扫地者尔耶？你为人之师范，那一番高丽舞真可谓面甲千重，亏你如何做得出。”踌躇道：“他尚无大罪，只善媚耳。此等人，如今天下皆是也，罪不得这许多。还许你去做一个资郎，配你一淫悍之妻，也足报你了。你前世既学高丽，今使你去做一个回子。”又想了一想，道：“好好，那上官婉儿是你同时的人，就把他配与你罢。”神又禀道：“这李林甫十世为牛，九世为娼，皆遭雷震，恶报已满，送到大王台下发落。”那王不住点头叹息。那神问道：“据小神愚见，李林甫之罪，与历代奸邪误国者等耳。尚未如莽、操、鞏弑君弑后，而受报独重者，何故？求大王见示。”王道：“李林甫本仙官，应劫降凡，若能再立功行于世，则返列仙班，永无轮回之患矣。不意他自己堕落至此，岂不可惜！我之长叹者，正为此耳。当日安禄山谓一术士云：‘我见天子犹不畏，但见李相则心悸汗流。何也？’此人能视鬼。’云：‘公有铜头铁额魔兵五百为护从，何得畏彼？俟异日来，我当观之。’后李林甫来，此人见林甫前有一对仙童，手执提炉前导，护禄山之鬼皆逾墙越壁而奔。术士抚禄山言其故，复曰：‘李相乃仙官降世，非等闲人也。’此即可证。汝言诸人受报皆轻，而他受报独重者，则非也。诸人永沉狱底，受诸苦恼，万劫不得超生，其罪隐，故以轻耳。林

甫虽为牛娼被震，其罪显，故以重耳。但他尚有出路，可以自新。他若再生阳世，能屡立功德，十世之后，尚可得立仙班，其所罚轻矣。但恐此去再奸伪不忠，杀害良善，纵恶恣淫，贪得无厌，不但生前受妻淫、妾淫、女淫、媳淫种种恶报，此后永堕地狱，再无出期矣。”李林甫道：“某千余年备尝苦毒，自悔无及，焉敢复蹈前辙？”王摇首道：“噫！但恐你一得人身，却又忘了今日。你此去虽不能得相位，也还贵显为乡贰重臣，可以有为，切不可又萌邪念，负了上帝恩德。鬼判可送你阮家去托生。”那神又呈上一册，道：“唐家只此李义府一案了。”王恨道：“李猫儿也，笑里藏刀、腹中怀刃之人，情罪皆难恕者，发去聂家为子。若能改过则已，倘凶顽肆恶，不但阳世不得善终，死后再受孽报，也足正其罪了。”那神禀道：“赵普一事，宋太祖屡讼天庭，谓他因一言而害德昭、廷美，可谓稔恶。但查他之相业，颇有可观者，所以也在疑案中。上呈大王金判。”王叹道：“此何言哉？负心报，冥府报最重，况负圣主之恩而害其子弟耶？他不过贪富贵之心重耳。今著他生于吴姓，还做一个富贵显官，酬他的相业好处。使他老而无子，斩其血嗣，家资仍为众分去。贪富贵而富贵俱失，害人子而亦绝其子嗣。死后永不出地狱，每日受拔舌之苦也，就可以报他媚人害人了。”因叫道：“玉环过来，就把你做他的续配，以完前孽罢。”玉环道：“我在生时，初为王妃，后做天子之亚后。我此去宁可不要丈夫，岂肯配一臣子？”王摇着头，笑道：“你不要说这体面话，他不比安禄山还高几分么？”又笑着道：“你也认不得他了，判官可把赵普前世的原形揭出来。”那判官上前，吹了一口气。玉环一看，原来就是寿王李瑁，羞惭满面，低头无语。王笑道：“你认得了么？虽系今世之事，乃生前未了之一缘耳。”那赵普欣欣自得，玉环粉面低垂，一同去了。那神又禀道：“宋家奸邪各案，俱已完讫，只有秦桧父子祖孙一案。昨日岳忠武王新降阴府，向十位殿下道：‘秦桧罪恶虽重，受罪多年，亦不为少。’替他说情，叫他放往阳世去走一遭，看他改过不改过，给他一自新之路。众位殿下因他罪重，不曾放他来，命小神口禀看大王尊意如何，可放他去不放？”王道：“你可知岳王的心事么？”那神道：“小神冥曹下吏，焉能知上圣襟怀？”王笑道：“岳王在那时身为大元戎，秦桧虽是奸相，焉敢就私自害他？高宗听信奸言，扭于和议，有多一半是他之过，故贼桧沿可从轻议。况且岳王若不为秦桧所害，不过与张浚、韩世忠、刘錡、杨沂中诸君，后人称为名将而已，焉能与今日血食千秋，庙貌而祀？你看杭州府他的坟茔，汤阴县他的故果，何等峥嵘！他之功与岳王亦不小。在当日为岳王之罪魁，今日又可谓功首了。岳王欲放他入阳世去者，或他能改过迁善，寻一自新之路，亦未可知。此正是岳王以德报怨、正直慈悯之心，但不知此去若何？既然有此，不可负了岳王的美意，且放他去做一个编氓，到艾家为子。倘能力行善事，后世渐渐

的超拔他。若还悛恶不改，他一个小民，尚不能流毒于众。在生受杀身之惨，回来沉于狱底，永无出期，岂不是公私两尽！我主意如此，你回去说了，看阎君尊意定夺。”那神道：“小神谨遵。”又禀道：“阎君说：‘秦桧父子若十分断重，他非秦桧之亲子；若稍从轻判，又不足尽秦桧之恶，所以也置疑案中。他父子现带在台（一有缺文）……偿可知严嵩的来历么？’”那神道：“小神正在疑惑。他当日往生，并不曾经由地府，不知何故，求大王详示。”王道：“他原是一个历劫魔王，上在无厌国中，下至苦海，皆为他所据。帅领魔兵十万，称为无厌大王。他杀害和灵无限，上帝将他囚于天狱，数千年来，颇知悔心改过。上帝慈悯，见他略有善念，不忍将他终弃，故使他托生阳世，位极人臣，富可敌国。原要他做一番好事，便可超拔为神。不想他得了人身，恶性复萌，欺君误国，戮害忠良，饕贪无厌，自堕恶孽。今我体上帝好生之仁，还叫他去做个宰相。若能做个忠臣，致君泽民，尚可以盖前愆，还不致于堕落。倘仍肆恶如前，阳世现报。其父子死后，永化蛆蝇之属，再想人身，万劫不能矣。慎之慎之！送他往贵州马家为男子去。严世蕃他那里是严嵩之子，一个魔王焉得有后，乃嵩乞他有之子而抚之，冒为己子耳。他害人利己之罪，生前已斩首枭示报之矣。其奢侈淫污之罪，也还要去受一受。”问严世蕃道：“你当日可觉得太过些：咳唾用美人之口为香唾盂，便溺以银妇人为溺具，交合以白绫为淫筹，你就不想一想今日到这里来么？今罚你去充家为男，一生逐臭，流为粪壤乞丐，仍不得其死，以正你奢淫之罪。那赵文华以严嵩为父，陷害张经、胡宗宪等，皆出其谋，做了朝廷大臣，乃以金虎子谀世蕃，更镌其姓名于上，在当时便有盛孺子的官儿之美号。尔只图容悦一时，独不惧遗羞万年乎？我看你的心肠真异于他人。你还有些余福未尽，再去享受一番，看你悔过不悔过，再来定罪。此一去虽是入形，却是兽种，易于仁就做你的名字。你须顾名思义，不可再错脚跟。把董贤之妻就与你做假女，你不应有嗣，只好得两个假子罢了。”王哈哈笑道：“你前世为人之假子，后世人又为你之假子，是可假也，孰不可假也，倒也可笑。”那神问道：“大王一番恩德，放你去自新，不可负了。”那大王不住点头沉吟道：“祖孙父子在生时，人都称他为钱虏。今叫他去做外龟子，名叫钱为命。就把韦氏配与他暂为夫妇，再拿回来受罪。”正说着，那王举目往下一看，见下面跪着非人非畜、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问道：“那是个甚么怪物？”那神禀道：“此乃元世祖忽必烈所供养之国师番僧杨琏伽真也。阎君痛恶他发宋帝诸陵，每一日夜轮受十八地狱之苦，已三百余年。阎君说他在阴曹受罪，世人不知也，送到大王台下，叫他阳世受一番显报，回来再受诸苦。”王切齿蹙额道：“这厮原非人类，叫他世间去，又要杀人淫人，如何行得？阎君既送了来，只得叫他去走一遭。这叫他做个和尚，或可以稍有慈

心，或不受其害。若再凶淫奸盗，使其身为齑粉，以饱鸢鸟犬豕之腹，回来再听阎君发落。带去！”

王对那神道：“宿案俱完，你可去回覆阎君，倘有不合处，不妨改正。”那神道：“大王铁笔之下，不但无冤人，而诸人亦自以为不冤。”复下来叩首道：“小神辞去矣。”恍惚之间，不见形影，到听见了许多奇异。正在惊疑之际，忽见一片金光，照耀半天，仙乐盈空，彩雾缤纷，异香馥郁。猛听得半空中大呼道：“天符下。”只见那王忙趋下丹墀，俯伏在地。众鬼判一闪，尽皆无影无踪。顷刻间，一位金冠黼黻天官从空冉冉而下，如世间所绘三官大帝之像。两位金甲神人持节前导，到地傍列。天官立在殿陛中间，宣上帝玉旨道：“有建文明皇帝，因永乐篡夺一案，屡控天廷，至今未结。今明朝气运将终，前靖难诸臣，如方孝孺、景清等，或系天星下谪，或系诸神下凡，应历劫数者，已经归位勿论外，其屈死诸人，并首逆朱棣暨姚广孝等助逆诸臣皆着托生，了结前案。以造罪之大小定报，施之重轻，切勿过杀，以损皇仁。钦此。”宣毕腾空而去。霎时金光潜灭，仍旧烛影辉煌，那王复登宝座，鬼判依然罗列。王吩咐判官道：“可将在地狱中永乐并有名众犯都拘来，听候发落。”傍边鬼判齐应一，眨眼之间，见一个冲天冠、袞龙袍的人，面恶须长，眉愁脸苦，在前后有许多文武官员随着，有戴枷锁的，也有闲散着的。皇帝站立阶前，众皆远远跪下。听得那王道：“适逢天符建文告你篡夺了一事，你家国运将终，你可托生。身为逆贼，残灭尔子孙，破坏尔家天下，碎磔其身，稍偿稔恶。当日是你费尽心力篡夺了天下，今日就使你混乱了天下，付与有德者，才叫做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今天上已生圣人，神器已有所归，与你朱家无干矣。其助逆诸人，仍着托生随你，皆受惨报，以舒神人之忿。”那皇帝道：“我是一个亲王，也是奉玉敕旨降生的，我人何罪，复使我为贼？况我当日欲清君侧之恶，效周公辅成王之耳。建文自己逊去，误传以为自焚。彼时国利长君，我不得不寻众人之情。今日为何使我歼灭自己的子孙，破坏自家天下，负骂名于万世耶？我纵有罪过，在生已不得其死，尸为贼残，仅存一腿，负痛至今二百余年，也就可以为报了。为何还要我去受孽报？”那王大怒道：“你此言只好在阳世欺人耳目，今在我台下，尚敢摇唇鼓舌，巧语饰非耶？你说要清君侧之恶，天地间之恶，尚有忍于你以臣而篡君位者耶？你说耻去做贼，你以臣子而篡天位，非贼而何？你说不忍残毒若此，今日叫他人屠子孙，不若使尔自屠之更畅快人心。你说怕负骂名于万世，当日方孝孺说你万世之后，免不得一个“篡”字，久矣有骂名了，又何在此？你说怕去受孽报，方孝孺敲牙抉舌而磔其身，铁铤以油锅爇之，景清则剥皮搯草。靖难诸公，无毒不备。你当年何不想人皆血肉之躯，他难道是不痛的么？尔背君灭祖，毒害忠良，是天有好生之德，尔何残刻苦是？况且上帝命汝

为王，已恩隆极矣，又复奸天位，罪复何辞？且自古来篡弑诸人，至恶者莫过于朱温，至丑莫如赵灵，其丑恶兼备而更甚者，则你一人而已。我今细剖一番，看你还有何辩？建文乃尔太祖亲立之太孙也，太祖骨肉未寒，尔即篡夺之，是不孝也。懿文太子已久正位之储君，又系你之嫡兄，尔即篡其子，又去其孝康之谥。只许你做真皇帝，哥哥死后的虚名也许他领受，此是何心肝？吕太后是你的长嫂，你更置他不得其死，尸骨无踪，且他一妇人何罪？你也太狠。这样看来，尔兄若在，尔亦必篡弑之矣，是不弟也。建文已正君位四载，继嗣之天子也，尔竟篡夺之。犹以冤玺为由，遣人遍天下以至海外物色。况他既为天子，普天之下孰非臣妾，岂有不知之理？又削其年号不录，你以臣篡君的年号倒用得，他一个大公至正承嗣天子的年号反用不得，你是何算计？是不忠也。据我看起来，你的年号倒该自己削掉。你篡位一场，反用叛贼方腊永乐的年号，明明以叛贼自居了。虽是你不学无术，正是天夺其魄处，真正可笑，你今日尚有何言？也罢，你也是一座破军星，免你肆诸市朝，此去为乡人挞死如泥，也就如受醢一般了。”那皇帝满眼垂泪，俯首无言。王喝：“鬼卒带去，俟托生之期，送到陕西为脂县李家为子，结前案。”鬼卒答应一声，扯拽而去。王又道：“带那高煦上来。”鬼卒带上一人，遥见略似人形，浑身上下竟是一块煤炭。王喝道：“汝在生欲篡夺太子之位，助父为虐，空负篡弑之名，徒为恶死之鬼。尔前生既系尔父之爱子，还随他同去，做他的心腹爱。后死于枪刃之下，以完前孽。”那黑色道：“我在生不过奉父命耳，虽篡了建文天下，皇帝又不是我做的。况我生前被铜缸炼死就够了，还要我去受一刀一枪之厄，求大王宽释罢。”大王笑道：“你助父叛君，尚未偿报，何如算得？今去受刀枪之痛，还算轻恕了你，更有何说？鬼卒可带去了，同他父亲先后托生到陕西史家为男。但他的心肠都是黑的，这个黑形骸也不必变白了，来世还是一个大黑汉罢。”说毕，带去。又喝：“带那秃头贼姚广孝上来。”鬼卒押过一个大肥和尚，那王拍案震怒道：“偿这贼秃，既皈依释教就当守你清规。自幼淫好乱，就应下犁泥地狱了。后复逞你凶心，屡劝燕王篡逆。你去想一想，当日只图你做一个开国元勋，独不念杀了多少无辜之忠义，弄得个人族灭身亡，皆由你之作俑。我看你故乡尚有你当年奸生之子孙在，今著你仍生姚家，即为尔孙之子，好酒贪淫，败辱家庭，丑流后世。尔初受国恩，后复归燕王造逆，还受贼封公爵，遂你生前之愿，因而覆宗灭族，碎桀其身，仍剖棺戮你前生之尸，以报往愆，庶可稍快人心，且为方、铁诸公稍雪其恨。速速带去，勿久污我之殿陛。”一个恶鬼上前，伸手拿住脖项，按倒夹于胯下，只露一个光头，像个在肾囊一般。那各尚哭哭啼啼，如妒子一般爬去了。又见人丛中一个尼姑大喊告状，王大喝道：“何物野鬼，擅敢到我台下叫冤？带过来！”众鬼卒如鹰鹫搏兔

一般，拿到台下。王睁目喝道：“我是何鬼，敢告何人？”那尼姑道：“小鬼在生原是极守戒律的一个姑子，从未犯色戒。被姚广孝百般引诱，遂成苟合又替他生了儿子。他后来得了好处，把我弃掷不顾，因此抱恨而歿。今听得大王爷命他转生，我求同去，以报前仇。”王笑道：“你与姚广孝通奸，是他引诱之罪了。你复私伊弟广忠，是谁之过？我看你三人缘尚未尽，你可去桂家，托生为女仍为广孝之妻，淫丑不堪，以报他前生负你之罪。再着广忠托生为广孝之侄，为你之私夫，了结前缘。俱免不得一刀，以正奸淫之罪报。”那女鬼欣欣然而去。王又喝：“将一起从逆重犯都带上来。”众鬼卒遂将一伙戴枷杻的人都推过案下，指着一个道：“袁珙，你一相土耳，辄敢串通姚广孝，劝那燕王为叛，情殊可恶。今着你托生游混姓为子。但你恶还不甚，姑免项下一刀，便遭痲疽恶病而毙，以报尔怂恿谋逆之罪。尔子忠彻，亦以相貌邪说，致害张曷诸人，乃成燕王之逆谋，其罪过于尔。乃着他为尔之子，初受妻之毒虐，复罹极刑，以灭尔后。”又叫一人道：“陈瑛，尔为臣不忠，私下逆，为众人攻击。建文赦而不诛，尔当感恩不尽才是。你更反面是仇，仗尔蛇蝎之心，罗织忠良家属，残刻极矣。李友直，一小吏耳。漏泄军机于燕逆，希图佐命之功。独不思为尔一人之荣禄，害了多少的性命！你二人事虽不同，罪名总一。押去阮家为子。陈瑛逢君之恶，难逃断颈。李友直长君之恶，罪尚可全尸。然皆受妻子淫人，斩其血嗣之报。”又叫李景隆：“尔乃国之至戚，受朝廷厚恩两世。尔督兵无状，丧数十万性合于沙场。建文宥尔不戮，恩莫重焉。尔反开门迎寇，不忠孝，出于尔一人矣。你私意要为燕之功臣，不思燕王之功臣，不思燕王之伎刻，他的麒麟阁上如何容得你？与其后日殆于他手，抱不忠之名于万世，曷不同靖难者人为骂贼成仁之忠魂乎？你不过因富贵这二字横于胸中耳。今着汝托生与马家为子，奇蠢痴顽，人形兽性。虽拥万贯之资而不知受享，虽为显宦之儿而如木偶，有父母而不识为何人，有妻子而不知为何物。系他人之种，嗣续暗地斩绝，仍死非命，以报你了。尔张信，建文以心肠待尔，授尔密诏擒燕逆，尔反以此为进献之功。今尔可托生劳宅，病体恹恹，后与袁忠彻同归姚广孝幕下，俱正典刑，以结前案。但张信之罪，实成于伊母之言。其父其子世受皇恩，奈何以死夫稽之语，命子为叛逆之事？因系女流，其无知，姑从宽。罚他去始为大家之婢，终做贾人之妻。其余失能、张玉、谭渊、丘福、李彬等从逆诸文武，俱着各处托生，同归燕王标下，或死或脱，论生前获罪之轻重报之。”又道：“可将袁忠彻、张信、李景隆、李友直、陈瑛五人妻子，也着托生，仍配为夫妇，皆各宜淫，以为厥父不忠之报。”一个判官上前禀道：“长舌妻也无夫。当年秦桧送了高宗，做了个不孝不第之人。先后一辙，正好为长舌之夫，就配了他罢。”说完，喝道：“都带了去！”众鬼卒一拥上前，牵住铁绳，尽皆悲

啼一阵阴风，倏然不见。

王又命：“尔等忠义魄，俱起来听我发放。”众人立起。王道：“张曷、谢贵，人患不得其死耳。若死忠孝，又何恨焉？你二人被奸谋诱杀，已名载青史。今张曷托生史家，后为阁部，遣将杀贼，以泄生前之忿。后仍死于忠义，更流美名于不朽。尔可明不能善终这之故么？”张曷道：“某愚昧无知，求王见谕。”王道：“燕王之变，虽逆心已久，实汝众人逼之速发耳，焉得无罪？汝虽死，而为千秋所仰慕，便何憾焉？谢贵托生乐宅，位莅尚书，杀贼功成，名垂竹帛。忧国勤劳，得终正寝，亦可报尔之前生了。瞿能已破北平，为景隆忌功而不得入。平安枪将及燕逆之背，马蹶而不能及刺，天也，非人之尤。后以一阵亡，以一毒毙。葛诚为燕蕃长史，尔乃帝室，忠心未遂，反被横诛。皂旗张勇冠三军，奋不顾身，不幸阵歿。今尔等皆去托生，齐心杀贼，既为今时之义士，又报昔日之深仇，亦可以释憾矣。瞿能托生林家，天生神力，勇猛绝伦。独重尔者，以尔父子皆忠勇而亡之故耳。尔始祖为殷之忠臣，万载之不孰不知有比干焉？此林姓之所始也。尔此父又系今日之隐君子，故使尔为之嗣。可乃心王室，报效国家，荣其身，以报尔之隐德。尔此去勿负林之一姓名可也。尔后仍死于沙场者，正所以令尔杀身全忠，垂令名于不朽。尔知之乎？”瞿能大呼道：“王恩厚矣，敢不尽心报国？”王又道：“平安托生慕室，武勇如前生。葛诚托生尚姓，尔原系文臣，今授尔文武全材。抱经济之术，负冲锋之勇，倡义杀贼，以遂宿愿。皂旗张，尔生前好执皂旗，故得此名，可去托生中姓，今世则银枪素铠。白色者金也，金有肃杀之气，又有杀贼之意耳，尔道好么？”皂旗张道：“大王厚恩，生生世世感戴不尽矣。”王又道：“瞿能二子，皆在幼年，便能捐躯报国，死于忠孝。今尔父子三人同生一处，虽隔世不能相认，一姓卓，一姓常，为尔偏裨，协助杀贼。其余阵亡诸将，皆系忠肝义胆，各择善地受生，皆为勇武之将，以复前仇。”因向众人道：“我这断判，你众位心下如何？”众人异口同声道：“荷蒙大王厚恩，我等皆心悦诚服。二百年之积憾，俱一时冰释矣。”皆欢欣舞悦，俯地拜谢。王亦立起道：“着判官备幢幡宝盖，送他诸公去。”忽见一土地跑得喘吁吁的，忙来跪下，禀道：“小神系建文时东湖樵夫，闻燕王篡逆，建文驾崩，我义忿真胸，即痛哭投东湖而死。上帝怜小神一介编氓，有一些忠心，即敕为东湖土地，今二百余年，此忿未消。闻大王着靖难诸公去复前仇，小神亦愿附骥尾，帮助杀贼，以雪前生未了之恨。求大王恩允。”王赞道：“好！好！你一个无官之樵夫，能死于忠义，使世间为人臣而有贰心者，置身无地矣。你既愿去，可往鲍家为男，就同瞿能等同心杀贼。尔再生之时，有官有禄以荣身，有妻有子以居室，即将张信之母配你为妻，尔寿考而终，死仍为神，也可报你了。”那土地笑逐颜开，再三叩谢。王道：“你同他们一起